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讀 通 鑑 論

(四)

王 夫 之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頁

讀者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通鑑論卷九

齊高帝

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北有拓拔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後世曰道曰路曰行省州牧刺史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唐曰府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襲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恒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於民，而民亂。強者玩焉，弱者震悼失守，而困以死。惟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僞。惟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惟州牧刺史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荆揚徐梁四州之十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

日遣臺使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旣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天子之令。而威已熒。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晝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關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擁拓拔氏之衆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衆之中。胸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義屈。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蔑中夏之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勑以歸。天奪之也。若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義不義決於心。而卽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墜。士行喪。擁新君以戕舊君。旦比肩而夕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

至於褚淵而人皆賤之。弟炤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責其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弑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陷之死。宋不亡。不齊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數於人倫。故家庭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汚。子弟不願以爲父兄。而後雖流風頽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共之恩。無他。忘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待勢而繫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沖主爲辭。楊嗣昌以滅賊自詔。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俟惡已著見。而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

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統綽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纘惡能以參闕之論破之。夫纘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纘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撿蠶屯之寇盜。未有不衄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帝以成乎其不滅。纘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纘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纘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賤之。尤矣。無制之孤軍。必爲寇盜禽也。官無常祿。賊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賊坐乃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日殺人而貪尤彌甚。老

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未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坐死。其旣班祿也。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賊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羿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

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干正而免矣。反是不思其無義賊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汜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並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即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己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

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驚。土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生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隋之義文。周孔之間。蕪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爲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畝。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強天下以同也。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治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罟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

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耑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竅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已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沖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長爲黨升，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民之衆，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裡邊方，山澤肥瘠，民人衆寡，風俗淳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間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惟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酬酢，多有非穀帛之可以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

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莩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懷金者不售。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糴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盡也。官糴官買。何必凶年而糴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蠲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筭。以斂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斂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爲流通。亦何待官之糴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哉。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興於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合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動天性於已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驚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僞。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爲欲爲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閔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有猶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間。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實而出之。而何以文爲。則坦然行於忤戚之便安。而後其實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願其父兄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卽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

昌熊文舉者爲吏部郎其父受賕於家貽書文舉爲人求官遷者得之其父逮問遣戍而文舉以不與知勾免洩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鄒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惟正統則聚訟而不息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欲承苻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爲水白爲金赤爲火於相生相勝豈有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爲正而亂□□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旁出之孤緒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督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晉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昇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妄於諸國之亡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歸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嘵嘵者爲

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深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弑之資者也。夫惟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苟賤之予以柄。劉穆之傳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追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蕭鸞迥別矣。而優柔怛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爲君子之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爲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磾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乘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愛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巽。知姦賊之叵測。而彬彬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愴忘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宄以得志乎。秉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不誠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湄。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基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基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裝繪鑿蓮之事也。徒以擲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

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卽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宴、徐孝嗣、文致鬱林之惡。以拚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蕝牾。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劼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弑之已耳。此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訐數其君之惡。而加以己甚之辭。曰此其宜乎弑而宜乎篡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忤害之謂也。殘忍忤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甯。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遽去其心也。惟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洵澹。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鼓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熟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益甚焉。

蕭鸞之弑鬱林也。謝淪與客圍碁局。竟遂臥而不問。虞悺聞變。但曰。王徐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江敷則託疾吐噀而去。謝朓出爲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爲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君弑。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清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惟若淪悺敷朓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癢不知。仁乃永不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惟聃朱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爲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孫。殺戮殫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弈之間。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防閣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舉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視子懋幼子。訊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恩。亦恐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爲門生所殺。頭隕而身不僵。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爲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胄華門清流文苑之選。世且以爲涇渭之殊。而以較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郗鑒卞壺桓彝之流。秉政而著立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嶠。忘

身以宏濟其艱危。乃及謝傳薨。王國寶用事以後。任大位者有衣鉢以相傳。擅大位以爲私門傳家之物。君屢易社屢屋。而磐石之家自若。於是以苟保官位爲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爲浮雲之聚散。惟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之天良。繇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爲己重。其亦明矣。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閭井之子弟。受一頃田於祖父。而卽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宏曰。君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拓拔宏之僞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僞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雒陽而以伐齊爲辭。行時亦孰不知其僞者。特未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服。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爲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僞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況其在象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宮妾之側。孰禁之。果不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宏之習於僞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園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之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識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不辱名教。

而羞常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爲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舉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惟宏爾。後之論者，猶豔稱之，以爲斯道之榮。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爲後世所欣慕。則儒者將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爲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視宏之所爲，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僞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漢儒附託之具文，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姊壻也，告以反謀，而朓發之。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遙光要與同反，復以告左興盛。爲遙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論者以咎朓之傾險。雖然，使朓從幼隆而祕其謀，從遙光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爲內應，於義旣已不可，而事敗駢誅，又何足爲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矣。若朓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爲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徼幸者，必引與偕，而不相釋。夫朓亦豈幸有此哉？無端苦以相加，而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賣友朋之憾。握粟出卜，自能何穀？朓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誠哉其可悲乎！夫朓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叵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焉，靜而若愚，簡而若蕩。旣已爲文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間者，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木彊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慝而欲相告其前，而默然已退。榮